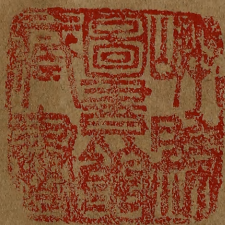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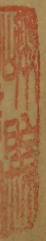


陆宣公集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金壇王汝讓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大倉張泰基 同校

中書奏議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



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循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過其深入去則攘斥而威於遠道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亦有不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十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

福雖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備或亮夏之勢強弱通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政安得不設險以固軍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過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名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愆則必屢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獸迴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眊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墮陁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

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僮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免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眾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適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我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壘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赴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

以逼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擊以違其歸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保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背腹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

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疑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  
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背腹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  
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  
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  
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  
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  
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  
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  
主慎聽而孰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  
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  
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  
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  
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  
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  
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

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矜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成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

樂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樂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狃犯刑禁  
編徒軍城意欲增戶實違兼令展効自贖既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



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形禁  
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  
又甚戍卒適足填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  
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火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  
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  
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  
聞知虜已尅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  
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  
之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  
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忘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衍律度無  
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  
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  
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  
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  
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衰敗既關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

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証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闔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

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怯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

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冗衆散為弱逗撓離折非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馬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莫無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弱之殊而無觖望之費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

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  
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  
安危域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  
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  
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  
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  
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  
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  
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  
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  
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  
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  
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  
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  
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

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錢銀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起敵成功

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推剽嗚呼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據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蠱賊軍旅之膏肓也蠱賊不除而但滋之以奠澆膏肓不療而苟

陷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糶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

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入利可致一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蠻疆場不寧盜者未之有也諸侯競道庶類

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首擇謹奏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寶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均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寶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愍用形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寶參項司鈞軸頗枯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

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察悉  
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附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  
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  
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  
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  
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  
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  
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  
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  
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  
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  
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權宜外放進  
庶免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天恩大過勢分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



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卻以聊解之事仍置教備屢有直言因此滿梅情  
稜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高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  
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  
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  
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  
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  
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  
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非令猷臣等高量除同  
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  
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  
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高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  
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會府覆奏  
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  
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

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  
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  
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竇荷皇明輒罄愚誠  
所祈天鑒謹奏

卷第二十

中書奏議四

請還田緒所寄換碑文馬絹狀馬一匹并鞍  
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  
文故送前伴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換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  
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  
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  
臨之以武曾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遣天誅  
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慨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隘跼竇  
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  
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

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  
晉既吳私情繼承厚賦候稍休服歸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

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荅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換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惠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蟻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願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

久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陳宣諭欣賀  
寶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  
弱今士寧見遂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  
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  
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  
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  
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眾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  
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  
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  
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  
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  
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  
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

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眾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附  
城拒逐為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願涉張皇但露微

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究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為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

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遺屬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  
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  
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  
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  
大梁即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屯畢力竭誠以揚玉烈然尚號  
令由已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  
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  
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  
肆醜厲之詞宣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為汙染之俗追  
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  
邀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  
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為國  
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  
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為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  
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

臣寧夕寧制彼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  
心此源皆為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雖不解體得一夫

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違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寵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眾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三軍既有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屛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懇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謹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北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蕘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宣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墮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寒落廐園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北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况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

言高是使富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  
準平職法之術也臣等又勸度支京北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



通程在復理須考度歲時牛墾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屆期况在秋茶之關當  
富不待收獲之際豐耗靡均今忍併役車牛雇車傭必勝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

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  
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  
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  
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  
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  
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胃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  
度廢墜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  
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  
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  
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  
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  
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臺竈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  
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  
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  
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

卷之八十一  
一  
一

勿令官吏催遣道路迹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早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從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因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

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恩前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德以政理感以致和政理則尊敬和則愛為人父母必

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為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昏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三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

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在再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憐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仕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保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過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屢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樂法儉邪為靈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

俱非愛憎行法乃新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級人知復用雖不惜修何憂乎亂常何惡乎蓋風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死恒危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列則是悔過者無

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憎修何憂乎亂常何  
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克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列則是悔過者無  
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為  
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  
高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  
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  
所殊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  
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  
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較其高下  
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希  
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  
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

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糶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敕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五

論裴延齡姦竈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宦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

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

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雷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宜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王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覺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歛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歛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

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僇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歛怨於人欺天陷君遠瀆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

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當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勸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



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和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穫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誣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材為羨餘之費用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

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截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欠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數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費愁怨於丞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愾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通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叱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責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窮邊疆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昊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

為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文體以徇口腹哉殊不能支體分披口安能會人心難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顧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

為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寬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李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風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徙即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飲宮厨之饜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搗延

吳昇欲因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此估為利事予植交獻物情官形違格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昊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皆得出位

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戮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摠領財賦號為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奸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憎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其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

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政爾惡相爾予安又曰既之陰文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履背善言小

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化之故其詩曰慎爾出詒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繼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常

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  
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小  
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  
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  
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  
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媿事悉加誣匹  
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  
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  
諒非細故為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獲彼彝典逞於克懷氣吞  
等夷隸蓄即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  
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亮  
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息休禮義之府巖汗清明之  
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  
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  
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

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萬蒿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萬薪價錢以為節減剝利及乎春夏之際蒿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微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虞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謬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數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

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譽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

以大言不礙而謂之智能可官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大綱行股張麗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半在茲臣竊以為通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

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德昏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謂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

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己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歛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寔廣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眊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

之求竟不致竟開然而遣之又嘗官宮虛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戒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別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歲末冬



之求竟不致竟憫然而遣之又嘗宮虛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感未冬服漸屬凝洩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眾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宜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眾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平和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廩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

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  
 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辭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  
 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  
 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  
 縱愼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為搏  
 噬擊擢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綱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  
 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桀之鑿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  
 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  
 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  
 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  
 為眾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  
 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  
 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  
 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者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  
 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

罪以考虛實與眾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  
 陛下當繩六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微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

罪以考虛實與眾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  
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  
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  
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  
所繫宜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  
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  
是恥過忤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  
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  
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  
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鑿人間情偽臣以  
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沉浮免貽厚  
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當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懼情下  
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于茲聖慈既  
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軌詭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靡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

非獨道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皇帝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稱

德宗李則朝之英髦皆在哀季之時所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富叔德應期皆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過當與而智乃知季代

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奉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淮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眾不以人廢官或其此處有脫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

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逼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縣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額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

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哉珠玉不以瑕額而不珍璧不

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

可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擊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短所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桶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駕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體金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甚唐虞臣佐之盛莫甚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

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樞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是而不考忠邪其樞樞則付任逾濫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



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天下古者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裨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亦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縣陘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縣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

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預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概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概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

次第須且借由或謂其本者政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者謀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言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

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者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惟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之英邁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

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察太深宸嚴太峻常起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由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而議者莫究致弊之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避誘為奉公之誠以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聖德廣納不時發明炫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漫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扈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諉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卷第二十二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

不能行故國家寵其要而去其煩丁田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

國者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分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  
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顧蠲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

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田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  
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  
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  
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  
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  
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  
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  
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  
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  
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  
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  
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  
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  
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特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  
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

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誅求漸舊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歸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朶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晉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則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力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

場園園舍宜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化實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虛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然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穿鑿宜其失平長倘由是

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敲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以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懲轉重有歸附者已轉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躋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踈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如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芬絲重傷宿瘡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

有餘則遂減故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  
虛數以為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  
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  
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許緡錢納稅之時  
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  
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  
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茲吏因緣  
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  
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不闕供朝典又求以蠹  
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紉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  
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  
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  
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  
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稅

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  
兵賦偏重或滯疾鍾室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故守苟避於嚴責而于益中



而之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歛  
多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稅

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  
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  
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吐一室已空四隣  
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於大曆二十年餘兵  
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  
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蒸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  
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  
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既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  
此陛下當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  
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  
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  
邦甯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  
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

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貫加徵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甯憂之財但敕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由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窮困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詔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

等而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而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少已差悉令折衷仍  
委觀察使更於管內所配錢數之內均出處置且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

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錢貨者官之所為者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付法列聖道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筭縉之末法不稽事理不

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  
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  
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  
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  
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  
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足折錢三千二百文  
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  
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  
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  
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在  
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  
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  
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足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物更計錢以為稅數  
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  
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

東人假手之弊無賤常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  
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軍均而法行此直稱循令

如此則上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上令之不違於是一其心而專其安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編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剗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群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夜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

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摠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

吳道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此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並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罕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非實從事廣物有制而用無節夫

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樂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夜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强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商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絺履革寫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犝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鄧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震區

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崑崙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財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大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

奢竭耗生靈不知息海內怨殺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處豈不豐厚哉此皆以儉欲戩人竟致感愛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



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感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感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思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板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叻以傾奪鄰境為

智能以招萃通逃為理化拾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  
 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如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情  
 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  
 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  
 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  
 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  
 偽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  
 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  
 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  
 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  
 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  
 導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庶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  
 而墾者欲廣新畝雖闢舊菑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腹為汙萊有益  
 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  
 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漉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

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  
 物力優贖人皆樂輸乎今或詳毒作威殘人逞欲寧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聚於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與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料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數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

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懇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眾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眾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實無捐貸至於徵收迫切亦不於量蠶事方興已輸練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論以濫餘糧糶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宜先耕而餉之憂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

尚本均濟望去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奉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得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豐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恆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制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會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載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積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藉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

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固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振救人小之則求取息利人大之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鄜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摠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敬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

至信勿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殺若稍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糶價恆使得中無過火荒即以賑給小數則隨宜借貸大饑則錄委分頒計此便宜務使

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會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并之家私  
敘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精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厚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稱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慮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

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若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墜晉之為斯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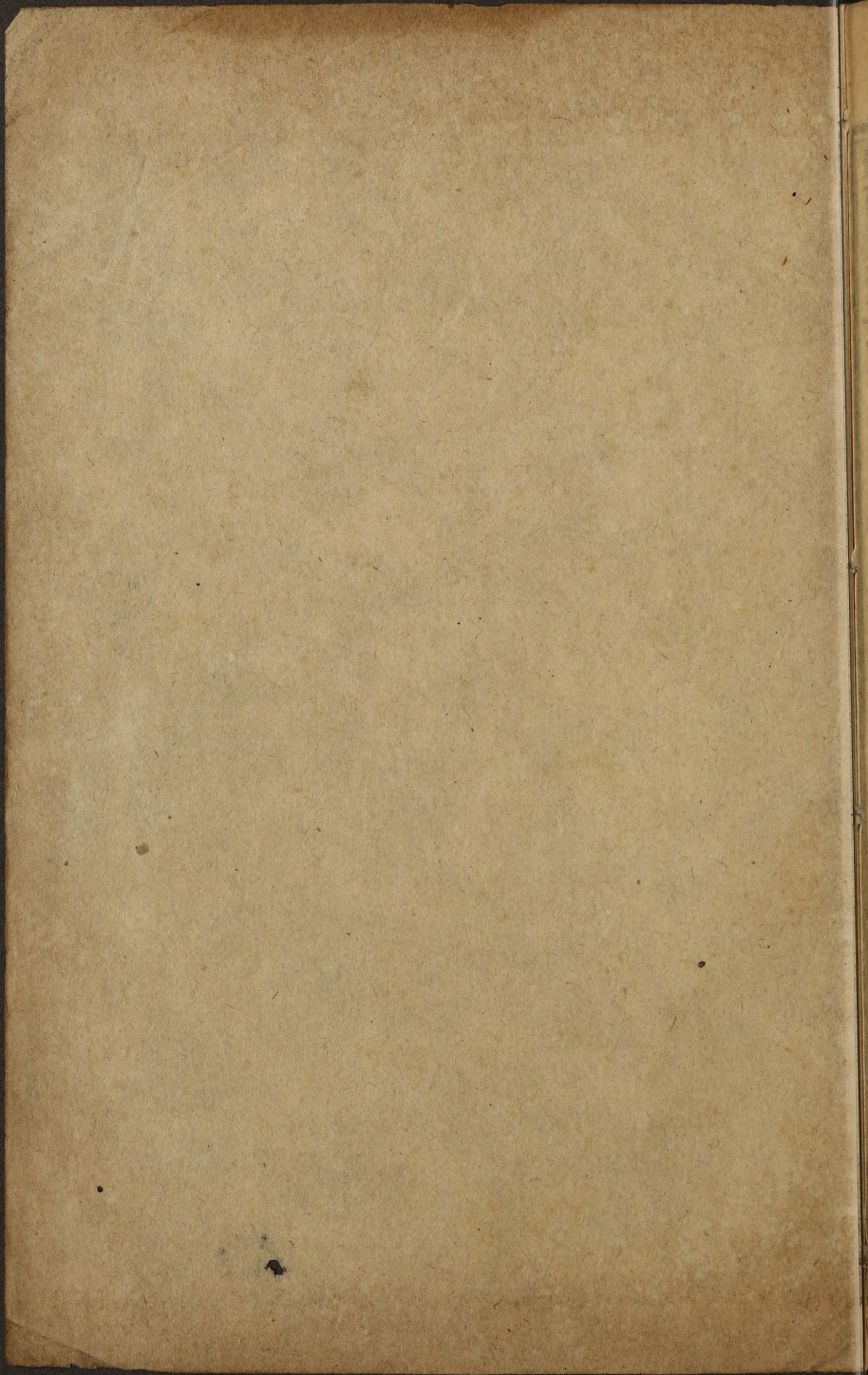
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類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且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



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立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夫在者一人之資則人之資則人之資小者一  
 之資亦不空舉無推之則過而空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  
 以國由此舉也今茲之舉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為以明  
 也者又指其毫而勿讓且舉古而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蓋理天下  
 而一夫蓋以一大後固不得過於百哉也故使人無處不田無頃耕人  
 則舉國身令閉閉味之矣願耕不與賤茶而直哉也思身於亦其難矣  
 意者固公本煙耳也及雖胡長日之封噴員茶雖不種故歸味之非  
 舉則實言舉則且天間亦書曰其吟之難也其難雖耕則耕不  
 若言也言則固感然之費而由玉間則有之思而由不舉則其  
 耕則一為課寒必能而舉之於和矣人間者苦十台難及于三  
 平能及百故公為對其德令母言想亦善其文醫亦無而耕且  
 外歸之難難其痛之相者故以耕不天路聖者重農身以  
 書曰無穀入軍則軍無立耕以地野之而以興也又曰  
 球相於取重也然因言者舉則言今且耕而聞是合且興其  
 則下耕而此不香也食之高而耕之是舉不其耕也  
 古耕而此十一日其也其耕而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text from the adjacent page.

